

商海弄潮

四川雅安市雨城区因疫情按下了暂停键，静默三天，我的60岁生日就在其中。往日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繁华小城，一下安静了下来，就连窗外不远处的青衣江也少了几分喧嚣。60岁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60岁的人，人们称花甲之年，也有称“耳顺之年”的。因为60岁了，很多事都看开了，也就耳顺了。过了60岁，意味着人步入了颐养天年的生命周期，过往的经历辉煌也好，失意也罢，都将在这天后归于平淡。

晚餐本该亲朋好友热闹一番，可却只有自己和爱人，不要说朋友，就是母亲和儿孙也因静默而不能前来。儿子去了石棉援助地震后的灾后重建，儿媳也作为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早早就从手机上接听到他们的祝福。孙儿在电话里唱的生日歌，让我倍感欣慰。晚宴未免显得冷清，没有杯酒交错，也没有生日蛋糕，更没有吹蜡烛的环节。儿子几天前就预订了蛋糕，我让他取消了，要简单就简单到底。在小区领了出门条去附近的万达超市买了一

生命如水

——在静默中度过60岁生日

杨宓(四川)

些食材，下厨做了白灼虾、炒牛肉丝，还有几道蔬菜，倒了一杯白葡萄酒，少有喝酒的妻子也倒了小半杯。没有生日蛋糕，没有蜡烛，没有生日歌，生日晚宴就在这样的气氛下完成了它的仪式。

夜幕降临，天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路上几乎无人和车辆，那些跳广场舞的场所也是空荡荡的，原来觉得音量大嫌吵，今儿没有了动静，倒巴不得有往日的喧嚣。街头流彩溢光的路灯还亮着，如果从高空看下来，依然是一座灯火通明的城市，不至于因静默而过于的冷清、沉寂。

在这样静谧的夜晚，在这个特殊的

时日，站在窗前望着马路对面黝黑的青衣江，“人生如水”四个字突然融入脑海。是呀，人生何尝不如眼前的河水，水不能倒流，时光也不可逆，河水起起伏伏，也如人生从不平坦。60年走过的生命历程，没有波澜壮阔的人生际遇，这样说也许人们会认为矫情。不过凡人也有凡人的工作与生活轨迹，人就如眼前青衣江中的一滴水，蜿蜒流淌，时而平静时而湍急，时而激起几朵浪花，但终究会归于平静。从我工作轨迹来看，做的是无规则运动，现在人讲究人生规划，人都按部就班进行，但我认为为什么都要按计划有条不紊进行会有多无趣。细想“60后”所处的这几十年，正是

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着急变，令人眼花缭乱。有的说我们这一代是受苦的一代，但何尝又不是幸运的一代。

人生的长河有顺境也有逆境，顺境之时不骄不躁，逆境之时不气不馁。对于写作的人，也许经受些磨难会让自己的文字深刻一些。60岁以后的日子该怎样去度过，说实话没有去想过，也不想刻意去安排。随遇而安，有时迷糊一点未必不是好事。

青衣江之水依然在无星也无月的夜空下流淌，不因静默而停顿，生命之河也不因城市按下了暂停键而停滞。生命在延续，生活就得继续，“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人们时常把写作比着笔耕，就像牛在田间犁地，老牛尚且珍惜夕阳，何况人乎。其实冥冥之中，有意无意提前退休之时，就为自己的晚年做出了安排。

当我写下最后一句话时，夜已深，得知雅安雨城区的静默结束，这是一个好消息，明天一切将恢复正常，这才是应有的一种常态。

川芎飘香

农人相聚话农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每年过年去姑妈家做客，听大人们谈论的话题除了庄稼的收成，鸡猪鸭鹅的饲养外，讨论最多的是种什么经济作物可以赚点钱。那时不知经济学为何物的农人认为：农村田地一年一个宝，就看押不押得到。可姑妈却从不去押什么宝，每年雷打不动就栽一两亩地的川芎，虽然收入不多，但对于一年四季靠土里刨食、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的一家人来说也够贴补家里孩子学费和油盐开销。所以尽管父亲是个木匠，受姑妈影响，也萌生了栽种川芎的想法。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大晴天，父亲一早就扛着锄头去地里忙活了，开沟理畦，撒肥料，挖松土，他精心地为他的“芎苓子宝贝们”筑着温床，施着营养，小心翼翼地安放着每一颗苓种，又用土粪肥料盖上芎节子，最后再铺上一层稻草……他那专注神情仿佛一位温柔的母亲将刚吃饱的婴孩轻轻放进温暖的被窝，眼里溢满的是憧憬，是来年的希望，是一家人满当当的打算。不知什么时候，田埂边站满了村民，他们一边看父亲专心地栽川芎一边打趣地说：“高木匠，你脑壳是不是有毛病？说一个人很笨的意思哦！人家河西的川芎你拿到河东来栽，栽得活不哦？”父亲不置可否地笑了笑：“管它呢，告一下（尝试一下）的意思嘛。”

吸吮着大地母亲的乳汁和勤劳父亲施给的丰富养分，来年的春天，我家的川芎地里一片葱郁，密密匝匝的川芎叶挤挤挨挨，微风拂过，它们便携手起舞，那川芎独有的浓烈药香乘着春姑娘的翅膀飞过乡村的田野，飘进农家的厨房。川芎的苔叶（我们称为川芎尖）可以干煸，可以焯了水凉拌，不用加什么特别的调料，只需放点油盐，一碟川芎尖伴着三碗饭下肚是一小会工夫的事情。那年，我家的川芎尖烹煮了全生产队一个月的饭桌。而川芎炖肘子自古就是一道著名的药膳。

收了稻谷栽川芎，收了川芎种稻谷。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这古法轮种既保证了口粮又增加了收入。百花争艳日，川芎飘香时。每年三四月份，蔚蓝郁郁的川芎一望无际，微风吹拂，绿浪滔滔。

锦里诗苑

原浆故土(三首)

唐春元(广东)

磨刀

外公的一把刀
与外婆的一块石头磨了一辈子
咔嚓，咔嚓磨出一条河流的苦水
小时候我常常站着看他们相互磨刀
最后以外婆的沉默化解
就这样他们磨了一辈子
刀磨钝了，石头磨裂了
一辈子的磨擦，一块石头
与一块生铁，终于缄默了下来

瓦罐

奶奶的那个年代瓦罐是黑的
天天在灶膛里煨些野菜，粗糠粥，以及苦
难
到父亲的手上，在瓦罐中煨过
雨水，煨过药汤
最后煨成苍老的日子
而一只瓦罐传到我的手上
对着一件闲置的东西
已无从下手，落满罐的尘垢
像一层又一层揭不开的伤

老铁匠

老铁匠打了一辈子的铁
浑身黝黑
像炉膛里燃烧的碳一样
再硬再冷的铁块
被他的一轮大锤，最后锤打出
有温度的锄头、镰刀、耙子、铁镐
他打的农具家伙不计其数
开垦荒地，种植庄稼
都离不开它们
好多年不见老铁匠
也没有听到那种铁锤打铁的声音
据说已经休眠
但他铺子里的风箱依旧呼呼作响
卷刃的中年，多次有回炉煅烧的想法

柳凤岛， 不只是一个岛

刘建华(四川)

黑石河，是时针和分针打造的
一把剪刀。在河西的原野上剪裁出
一座永不落进夕阳西下的岛屿
柳凤岛，不只是一个岛

一座岛，是一条船
任凭摆水清波托起柔曼时光
都得载着春夏秋冬；都得载满人民的
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一座岛，是一束玫瑰
从城市爱上乡村，从工业爱上农业
从物质爱上精神，从花开花落
走进乡村爱情的殿堂

一座岛，是一堆篝火
翻腾旋转的舞步踩着时代的鼓点
蓬勃的青春燃着炽烈的大梦
民族的歌谣是熊熊燃烧的柴火

一座岛，是一座公园
小火车从千年驶向童年，从童年驶向
千年，从美丽的花园驶向和谐共生的动
物园
从无忧无虑的秋千驶向梦呓喃喃的摇篮

五月，双土写意

雨舒(四川)

五月的清风恰是一把春剪
把花花朵朵插满了双土村
一丛丛青葱开出米粒样的花苞
葱香，便从村头的灶头飘来

一线线铁线莲缠绕在竹笆上
开出的花朵，让人一声惊艳
这娇妍百媚的滋养
让新农村在土质的本色上
涂抹了无数养眼的秀色

无需赞美
每一个立于竹林的雀鸣
都是最美的歌唱
每一滴流经聚源的走马河水
都是最甜的滋润，甚至
坐在庭院，悠闲剪着天钉
以赚些零花的农妇，脸上
都写满了笑意

四行诗选

笑程(四川)

1 忠于自己，就是有一次安静的午眠
醒来迎接黄昏，看圆圆日落。
清点来来去去的云，偿还给风
去山间听流水，随爱荒废。

2 踏着落叶，昨天以一年的余温
约会寒风，体贴的树宽容心事
退掉一季婚约，把所有依附
交给对岸的琴声……

3 我们默默约束，每天醒来伸展的双臂
在一场浩瀚的相爱中有一个拥抱
最后给不顺心的小事寻找一滴眼泪
默默约束，脸上的笑容

4 到了夜晚，我从来不去感恩灯光
明亮处的容颜，皆在粉黛之后
裸着的肤色
皆与视线无关

赞歌

王有平(陕西)

也许是万家灯火照亮了期盼，
也许是山河无恙积攒着平安，
一声号角，万里星河赴约，
留下些许斑斓。
辉煌过，跌落过，觉醒过，
轨迹一点点清晰，
梦啊，由谁掌舵，
在无垠的土地上，一遍遍落笔。
每个阶段，每一幕，
都是壮丽的故事，
坚定，每一次，
都映射着昨日。
当木叶笙笙歌舞，在这金秋时节，
我们再一次跨越风雪相约。

前路或许更崎岖，
却再未有一丝茫然，
凯歌奏响后，
又增添着一丝恬淡。
庆幸着，
矗立于这个时代，
畅想着，
星海般的未来。
如若机遇无限，磨砺再起，
仍旧有赤红的心脏在跳动。
如若国泰民康，振兴在即，
仍旧有万千百姓，在前行。

家

黄天琦(山东师范大学学生)

晚风冽冽
我的笑容是摇曳孤帆的大海



作者简介

马云峰 号“牧马人”，作品多次被国家、省市级博物馆、美术馆收藏。现为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中国名家书画院会员，黑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艺术品收藏研究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书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书画院常务理事，哈尔滨市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市荣华斋书画院特聘画家，江苏宜兴徐悲鸿纪念馆特聘画家。

倒映着
岸上那盏温暖的星光
雨夜沉沉
母亲的思念是摇荡大树的小院
回荡着
儿时一阵嬉闹的笑声
黎明初露
家的温馨是热气腾腾的饭菜
融化着
游子枕雨宿风的寒意

问道遥

张云飞(云南大学学生)

剑阁横空天宇阔，南来形胜满江淮。
地维楚蜀三千里，路转吴僧十二回。
夕照红波翻雁鹜，秋风青嶂对楼台。
平生未识东南美，梦想清风为一来。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112期

职场故事

莽娃儿毁约

苏卫星(四川)

莽娃儿姓张名德富，其实他一点都不莽，只因为个子不高，壮壮实实，圆圆的脑袋，样子憨厚。所以，自他小时候起邻居们就叫他“莽娃儿”，直到现在他已经是一个经营着占地上千亩园林的大老板了，乡邻们还是习惯地一直这样叫他。

莽娃儿和马狗儿、幺官儿小时候就是“铁三角”，莽娃儿脑袋聪明，遇事爱动脑筋；马狗儿鬼点子多，心灵手巧；幺官儿为人耿直，敢说敢做。

2010年，在外面打拼多年的莽娃儿回来了，他和小时候的玩伴马狗儿、幺官儿从乡邻手中租了上千亩土地，租期一签就是30年。

这几年，莽娃儿大学毕业，在一家上市公司任高管，马狗儿大学毕业也在一个大型民营企业当技术总监；幺官儿退伍回乡后拥有了自己的建筑公司，他们3人都有自己的事业，生活也算有滋有味。

在莽娃儿的鼓动下，3人决定回乡创业，为家乡的父老乡亲提供一个就业创收的机会。在他们承包的这片土地上，莽娃儿可谓费尽心思，他请国内顶尖的园林规划设计师为租来的土地进行规划设计，他要把这里打造成集观光休闲、园林经济、餐饮娱乐为一体的具有江南特色的高端园林。

几年过后，一个投资数十亿的独具匠心、构思精巧、设计完美、设施一流的具有江南园林特色的园区建成了，莽娃儿给新落成的园区取名“江南园林”。四邻八乡的村民应聘在园林务工，大家都夸莽娃儿有出息。

江南园林开张以来，凭着幽雅的环境、一流的设施和优质的服务，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莽娃儿他们的投资也有了回报，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兔年的八月，正是生意火红的时候，莽娃儿却在江南园林的门口贴上告示：“只因此处为上等良田，占用实属浪费。即日起江南园林决定停止营业。所有土地租用合同终止。江南园林将在一年内把土地上的建筑物清理干净，恢复田园土地原貌，以利耕作。土地租金支付到退回土地时止，违约金按合同约定支付。”

这一张告示好像一颗炸弹，引爆了十里八村的舆论。首先是莽娃儿的老婆张嫂，不管小儿子如何哭闹，含着眼泪开起她的奔驰轿车回了娘家。乡亲们都说，莽娃儿是不是疯了，是不是脑袋进水了，现在正是旅游旺季，正是赚钱的时候，他的生意也是风生水起的，咋个不干了呢？

再说莽娃儿，他不瓜也不傻，脑袋更没有进水，他之所以能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风生水起，那是因为他在做生意的同时还不忘关心新闻，关心国家大事，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这才让他的生意越做越好，顺风顺水。

时间回到去年3月，莽娃儿和几个生意伙伴在江南园林的芸意楼喝酒，朋友们都在海阔天空地吹生生意上的事，莽娃儿却一边和他们一起吹一边看电视，电视讲推进“藏粮于地”，听到这儿莽娃儿愣了一下，把杯中的酒干了，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走出芸意楼，顺着长廊在江南园林里漫步，眼前原来是一片郁郁葱葱的良田，现在变成了花草树木的庄园园林，这种场面让他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他在想：这么好的耕地不种粮食合适吗？

有了这个想法以后，莽娃儿马上和马狗儿、幺官儿说了自己想关闭江南园林，在附近的荒山上另外打造山庄的想法，3个人几经争论，莽娃儿最终说服了他们，统一了意见。他一个人在县城附近的山上考察了很多地方，最终选择了马家山。

这匹山离城市不远，山上溪水潺潺，沟壑纵横，这里没有高大的乔木，基本上是杂草和小灌木群，背靠的大山里却是一片原始森林，风光秀丽，年平均气温在23度左右，很适合休闲避暑、养殖冷水鱼、种植猕猴桃等。

去年5月，莽娃儿和他的伙伴签下了马家山50年的承包合同，紧接着是土地整理，鱼塘开挖，猕猴桃、樱桃、青脆李和枇杷幼苗按山庄整体规划栽满山地，山庄功能性用房正按规划设计有计划地施工。

再说莽娃儿看见老婆回娘家了，小儿子又没入管，赶紧开车去丈母娘家，对老婆说：老婆啊，你不要生气，我又不是瓜娃子，看到这么好的生意都不做。你想嘛，现在园林占的是良田，国家又有政策要保护耕地，如果以后真的要强制复耕，我们还是要关闭搬迁，还不如现在早走一步，选择地势的余地都要大些。

张嫂听到这儿气也消了，她说：还是你有脑壳，想得长远。莽娃儿接着说：我和马狗儿、幺官儿去年就在马家山租了一匹山，鱼塘已经挖好了，用山溪水养三文鱼，现在鱼都有斤把重了，猕猴桃等果木的苗子都活了，再等两三年就可以挂果了，山庄的房子正在修，这次的规模还要大些，档次还要高些。我问过这里的村民，他们说后面的原始森林里有很多猴子和鸟，我们可以修一个“观景台”，在观景台附近定时投一些玉米、黄瓜，招引猴子和鸟来觅食，然后吸引摄影爱好者让更多的人过来休闲度假。等山庄完工了，请几个好的厨师，以我们的三文鱼为特色菜品，肯定能够吸引更多的人过来度假，这样我们的生意不是又火红了吗？

张嫂听了高兴极了，赶紧给莽娃儿说：快点回去哦，幺儿一个人还在屋头。两口子欢欢喜喜地开着车回家了。